

精品艺术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影响力

——以党史题材电影为例

■文/王典 苏文

电影是以画面与音效结合为手段,在银幕上展现感性直观形象的艺术。电影艺术不仅具有娱乐价值、美学体验,更具有再现历史、铭记历史、传承历史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电影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记录者”的责任,通过手中的摄像机,用镜头讲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辉煌征程,由此诞生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题材——党史电影。党史电影大致可分为三类题材:一类是以宏观视角谱写的具有史诗性历程的题材;一类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题材;最后一类是以百年来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为展现对象的题材。本文将以此三种类型的党史题材为对象,分析党史题材电影这种精品艺术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的影响力。

一、了解百年征程,增强文化自信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党史的学习亦是新时代大学生的必修课。而电影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也成为呈现党史的一种艺术媒介,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题材电影中呈现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让当代大学生深刻而直观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难历史,无形中增强了文化自信。如《建党伟业》(2011)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制作的献礼片,影片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起点叙述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十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包括民国初乱、五四运动以及中共建党。《建国大业》(2009)以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对峙为序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我和我的祖国》(2019)则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几项重大成就,包括原子弹爆炸成功、香港回归、载人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女排夺冠以及中国海军舰队赴亚丁湾护航等。这些电影以史诗般的叙事方式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历尽艰难的奋战,再到带领人民建立民主独立国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百年历史呈现于观众眼前。对于当代人,尤其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说极具教育意义,既强化了大学生对于党史、国史的了解,也使大学生能够全面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征程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从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铭记战争历史,实现精神传承

党史电影中有一类是战争题材,如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此类电影让观众,尤其是当代大学生能够重归战争现场,了解历史事件,充分感受中国共产党坚贞不拔的毅力与卓越的战斗精神。《上甘岭》(1956)通过志愿军一个连队的一场战役来映射整个朝鲜战场的惨烈与悲壮,展现志愿军献身国防事业的艰辛与伟大。《金刚川》(2020)是为了致敬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讲述了志愿军战士在物资匮乏、敌我武器装备悬殊的境况

下,一次次对抗敌机的狂轰滥炸,以血内之躯修补破损木桥的事迹,展现了志愿军战士在面对强敌时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高山下的花环》则是少有的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电影,讲述了“军二代”赵蒙生身赴基层部队准备“曲线转正”调回北京,经历过惨烈战争洗礼的赵蒙生幡然醒悟最终决定留下来。影片中很大篇幅描绘了战后的安抚情况,梁三喜妻儿寡母奔走万里用抚恤金还债。电影中展现了人性自私阴暗的一面,但同时绽放出了人性最耀眼的光辉。这些电影将一段段惨烈的历史再现,在对战争叙事的构建中,更让人们,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不忘革命英烈,既珍惜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岁月,也要铭记战争历史,坚定爱国信念、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将先烈的革命精神传承下去。

三、树立烈士丰碑,坚定理想信念

党史电影还有一种题材,是以百年来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为呈现对象,此类电影是以真实人物事迹为原型改编而成。这些英烈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形象,二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烈形象。

战争中的英烈形象,如《赵一曼》(1950),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开端,围绕赵一曼抗日活动展开,塑造了极具人格魅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的革命女战士形象;《刘胡兰》(1950)、《董存瑞》(1955)则分别塑造了广为人知的刘胡兰和董存瑞的形象。电影以艺术化的手法,生动呈现了这些英烈的光荣事迹,正是因为他们牺牲自己,才换来了如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影片以鲜活的故事、立体的人物,让当代大学生认识到了战争年代的英雄是如何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而英勇献身的,也让大学生从这些英烈身上学会如何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英烈形象,如《雷锋》塑造了热心帮助他人,甘愿做一颗螺丝钉的雷锋形象,电影将雷锋精神传递给了下一代青年学子,当代大学生亦将传承发扬雷锋精神,做一枚祖国建设历程中的螺丝钉。《焦裕禄》(1990)讲述了焦裕禄同志调任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带领群众防风治沙,治理水涝灾害和土地盐碱化等问题,精耕细作牺牲奉献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勤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形象。同题材的电影还有《张思德》(2004)、《邓稼先》(2009)、《杨善洲》(2011)等,通过塑造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各行各业涌现的这些有血有肉的英烈形象,既可以让当代大学生深化对党员、对党的信赖,同时基于对影片中鲜活人物的共情,更可以引导他们深度理解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坚定大学生爱岗敬业的责任心,催生大学生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共同为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信心。

(王典,吉林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教育;苏文,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信息化建设【基金项目】2021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精品艺术助力党史教育创新传播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11qy-080))

《寻找刘三姐》的民俗景观与文化表征

■文/陈金梅

《寻找刘三姐》以壮族原型人物“刘三姐”为叙事资源,主要讲述了美籍青年韦文德因寻找音乐灵感来到祖父的故乡广西,与壮家妹子刘甜甜相识相爱,并在壮族民歌中获得了音乐灵感的故事。本文陈列了大量的故事民族服饰、建筑、风俗、山歌等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景观,带给观众一幕幕文化上的视觉盛宴。同时在影视人物塑造和影视资源的选择上,呈现了纯粹自然的少数民族性格,唤醒了独具民族风格的文化记忆。

一、审美视野中的民俗景观

民俗景观是各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与交往行为中形成的、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习俗,它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习俗,也包括宗教、节庆、生活礼仪、民间技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社会精神习俗。民俗文化有着丰富的结构层次,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透视一个民族传统生活的窗口。因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艺术元素,《寻找刘三姐》呈现出广西地区鲜明的民俗文化特征。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文化形式和精神内涵上,都必须依托符号这个物质载体。《寻找刘三姐》这部影片的镜头在壮族、苗族、京族、侗族、瑶族等各个民族之间切换,给观众带来了斑斓多姿、独具风韵的民俗视觉体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阳朔的大榕树、宜州的下视河、北部湾的海滩、层层叠叠的梯田等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让观众享受到一场极致的视觉盛宴。竹编芦笙、壮族山歌、民族服饰、传统寨落、风俗风情等广西地区的传统文化符号被巧妙地运用到电影中,与人物的生活空间密切结合在一起,生态之美与艺术之美相得益彰。同时,侗族大歌、瑶寨丢香包相亲游戏、世界第一长发村、苗寨“走寨”风俗、京族独弦琴等民俗景观在影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视觉表现。被重新编排过的民俗景观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带给观众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充分满足了观众对广西壮族民间文化的想象。这些特色鲜明的民俗景观产生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聚集了广西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承载着各个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彰显了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品质。

山歌阵阵,响彻山间,悦耳的山歌始终飘荡在影片的故事之中,成为最显著的民俗文化景观。“歌仙”刘三姐将山歌之魂遗留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引得青年男女们竞相折服。《寻找刘三姐》中即兴演唱的

山歌,涵盖了迎来送往、婚嫁婚娶、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梳头歌“夫妻恩爱情意长”、“父母恩情永不忘”的歌词传达了他们对爱人、亲友的真挚情感;一边交杯喝着糯米酿酒,一边歌唱着“我没有什么来招待,筛杯水洒敬亲人”,质朴的歌词中满含着对客人的热情。透过山歌的传唱,观众得以窥见广西各民族对尊老爱幼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守护,对个人爱情的大胆追求,对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喜悦。从而建构了一个温暖和谐的人性世界。在清脆的歌声与曼妙的舞姿中,满怀着他们对生命、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和谐崇高的美的追求,体现了一种与自然相融合的生命形态。

广西地区纯朴的少数民族生活方式,朴实自然的乡野之气,绚烂多姿的文化景观等等,是它最为内在的生态审美特质。影片在自然山水之间将原生态的壮族山歌艺术与广西各民族的艺术技艺交互杂糅,加之韦文德西方音乐元素的点缀,创造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景象。诸多民俗元素的整合让观众沉浸在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享受之中,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视觉畅游的可能性。

二、民族文化的视觉想象

上个世纪末,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理论界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中国本土文化,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对传统资源的挖掘,守护个性化的民族文化。讲好少数民族的故事,展现传统艺术之美,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才能在现代性的裹挟中确认本民族的身份,培植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找刘三姐》以广西地区深厚的文化为底色,以少数民族的风情民俗为主要展示内容,呈现了对民族文化在形与神上的深刻思考,以图像的形式完成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寻根”。

韦金、韦文德这两代人都处在“返乡”途中。来自广西的韦金热爱刘三姐的歌声,同时怀念着广西的水,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带回一个能歌善唱的广西姑娘。而韦文德在音乐方面的技术虽然在美国能够得到提升,但是音乐的灵魂只有在刘三姐的故乡才能找到。两代人处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交流之中,然而最终的归宿都在广西这片土地上。在对苗、侗、瑶、壮、京等广西各族歌唱文化的探访中,韦文德在壮族女孩刘甜甜身上找到了音乐的“灵魂”。广西传统民歌就是他音乐中的魂,也是两代人的精神之魂。韦德的音乐之旅更像是文化寻根之旅,在故乡的土地上

寻找身份认同,实现精神回归。

刘三姐是广西人的文化记忆,是壮族审美符号的代表,承担着这一地域群体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表达,融通了少数民族集体性的想象。刘甜甜和无数“小刘三姐”都能在刘三姐这个文化记忆中找到一种共通的归属感和传承这份记忆的自豪感。通过民歌中的生活情感将民族共同体成员联结起来,确定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和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所以广西地区的民族文化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在代代传承中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归宿。“刘三姐们”的民歌既保持着民族传统文化原生态,又在代际传承中增添了新的活力,塑造着一代代族人的身份认同。最后韦文德和刘甜甜穿着壮族民族服装,在美丽的漓江上划着竹筏,对唱《梦见刘三姐》。韦金也获得了一个现代版的“刘三姐”作为孙媳妇,让自己对民歌的喜悦得以延续,两代人都实现了精神上的返乡。《寻找刘三姐》利用视觉语言来呈现和喚醒独具民族风格的文化记忆,将民族文化中的诗意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彰显了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文明形态。

刘甜甜是一个美丽勤劳、真诚善良、有梦想、热爱本民族文化的壮族姑娘,一方面身体力行传唱山歌,将自己的歌声传遍广西各个村落;另一方面开饰品店攒钱,梦想到北京音乐学院读书,发展自己爱唱歌的才华,把自己家乡的歌带到北京。真诚、善良、努力,刘甜甜集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特质于一身,是现代版的“刘三姐”,是民族道德文化的载体。在广西山水的滋养下,她的身上集聚了广西地区的民族品格,一种原生态的纯真与自然、淳朴和真挚的性格特质。韦文德与刘甜甜在歌声中衍生的爱情故事也正好合民族传统中古朴而浪漫的爱情想象。

影片中优美迷人的山水风光,丰富多彩的民俗景观,贴近广西民族传统文化的本真,让影片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蕴。更重要的是,影片深入到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等诸多层面,发掘出广西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文化基因,以视觉艺术的形式激发少数民族文化新活力,表现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健康的生命形态。

(陈金梅,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广西民俗文化【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狂欢化视角下融水苗族节日研究》(项目编号:2021KY0577))

多义语境、意识书写与叙事重构： 美国梦境类型电影的精神考量与表达美学

■文/任雪花

变万化,内心深处的愿望采用何种面目出现从来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梦的复杂性、神秘性不仅来自于意识与显像之间曲折、隐秘的象征关系,而且也来自于本能和道德之间的相互干扰和缠绕。这就使得梦境类电影充满了无限广阔的解读空间和丰富的语义内涵。

首先是真假难辨,观众被带入梦与现实的混乱空间中,连真实与幻像都难以区分。就像《盗梦空间》结尾那枚旋转着的陀螺,让人在觉得一切都尘埃落定、主人公圆满地解决了问题时,突然惊觉:这或许仍然还是梦中场景,一切灾难性的后果都未能被挽回,人被梦所吞噬,永远被困在了梦境中。然而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莱昂纳多起身时随手转起的陀螺,似乎又有些许晃动,似乎在慢慢地停止,但这一切在导演高超的镜头把握能力下又并不明确,导演好像有意和我们玩一个游戏,否定我们视觉来判断真假的可能。其次是多重视涉。梦境电影的普遍特征是意象纷繁复杂,人物行

为毫无逻辑,情节突兀跳跃。因为梦作为本能欲望的投射,本身不受理性、道德的制约,各种原始的欲望都在梦中伺机而动,变幻成各种形态,像是在参加一场狂欢舞会。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有两大大基本本能: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生之本能包含食、性和爱欲,死之本能包含冲突、暴力和死亡。而在梦境电影中,这些本能都可能改头换面,粉墨登场。

二、隐秘微观的意识书写

梦境电影企图通过对梦的营构来呈现人的内在世界。内在世界通常指日常生活中被隐藏、压抑的本能欲望。理性可以使人成为社会中合格的一份子,甚至是崇高的一员,但是快乐原则的缺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精神隐痛。总体而言,梦境电影所呈现的心理意识包含自防抑、多重人格、性别意识等等。

在《穆赫兰道》中,戴安在现实中饱受挫折,经历了事业的失败和爱情的背

叛,精神面临崩溃。而梦中,她变成了事业顺利、富有主见并且爱情坚定的贝蒂,保护着弱小的丽塔。在这个梦中,仿佛杀人的事实从未发生,弱者得到保护,强者不滥用自己的权力。在精神上已然崩溃的戴安不得已只能通过这样一个梦来实现自我的防御。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识难以统一,并相互矛盾,那么这个人将会走向自我的分裂。童年遭受创伤的人,在无法面对创伤时往往会设想出另一个人格来代他受难,或者在没有勇气反抗时会制造出一个残暴的人格替他复仇,人格分裂往往便是来自这种心理补偿或防御机制,以避免走向自我的毁灭。

在《致命ID》中,有童年创伤的主人公一共有11种人格。在梦境里这11种人格在一个雨夜中的旅店中一个接一个死去,最终只剩下一个小男孩,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内心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之后剩下了一个主人格即“小男孩”。这表明,他始终在对虐待他的父亲的仇恨,以及作为妓女的母亲给他带来的强烈羞辱

感中。他曾经尝试着成为一个正义、宽容的人(梦中的司机),但最终还是恶的念头(梦中的假警察)占据了上风。此外,俄狄浦斯情节、知识分子的自我探寻也是梦境电影常见的表现内容。

三、非理性的叙事重构

弗洛伊德认为,梦具有浓缩、移位、润饰、象征四大功能。梦境电影基于这四种功能,刻意违反线性叙事的规则,采用多样的叙事技巧。大体而言,梦境电影的叙事结构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断裂式结构,如《穆赫兰道》,前115分钟的故事和以后的故事毫无关联,人物的名字、地位、性格都发生了很大的位移。第二种是戏中戏结构,即梦境层层相套,梦里有梦。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是诺兰的《盗梦空间》,影片中至少设置了三重梦境,包含现实世界一共有四重空间。从现实中产生第一重梦境,第一重梦境基础上产生了第二重梦境,第二重梦境

上又产生了第三重梦境,层次分明。第三种是交错式两重结构,这类结构一般在作者性比较强的文艺电影中运用居多。这类导演并不特意去讲述一个故事,也不刻意设置悬念,营造悬疑氛围,而是在平静的叙事中用不断闪现的梦境或回忆,想象的画面去表现人物的内在世界。例如在《坠入》中,影片就在医院和罗伊的故事或梦境之间来回穿插,表现了罗伊在小女孩的感染下如何一步步获得重生的希望。第四种结构是环形叙事结构,这类电影以类梦境电影《源代码》为代表,影片中上尉科尔需要在源代码系统中用8分钟的时间找到在列车上安放炸弹的凶手,并阻止那场导致他死亡的恐怖爆炸事件。他一次次的失败,然后又一次次重返8分钟前,终于在最后一次阻止了爆炸的发生。

梦,看似跳跃、破碎、荒诞、不可理解,但实际上它是人们通往意识深处的一把钥匙,就此而言,它比我们日常所见的现实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在这样一种理念的鼓舞下,电影这种影像艺术走向梦境表达似乎是一条必然之路。并且,电影和梦都具有反映性和动态对象性特征,可以说,梦在电影这里找到了最适合的表现形式。

(任雪花,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文学及翻译)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杂志征订信息

办刊理念:总揽全局、聚焦热点、演绎品牌、传播理念

订刊邮箱:zgzk1806@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11-1746/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8552

定价:20元/期,288元/年(包含挂号邮费)

编辑出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行部